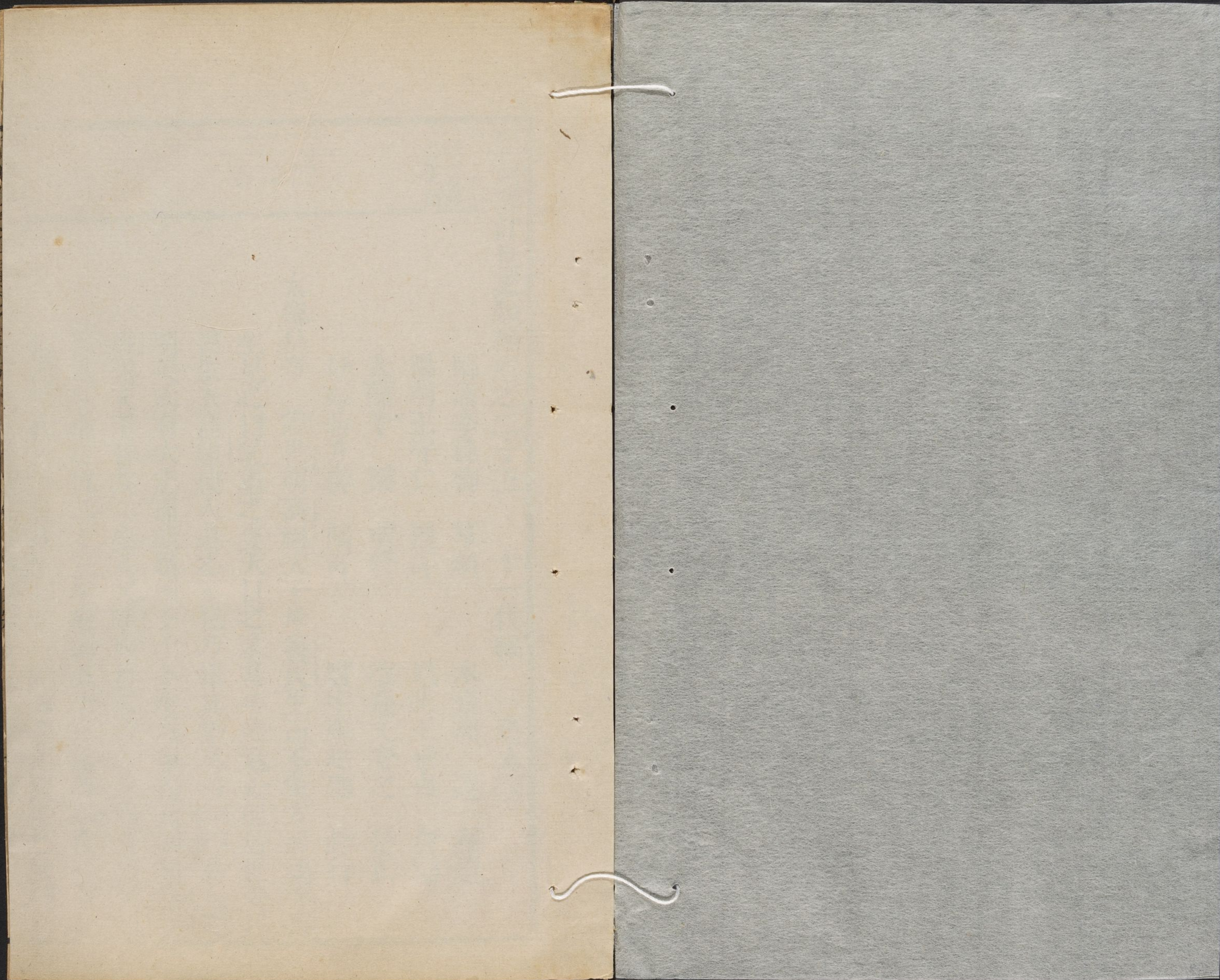


T2512/1142

1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5 1941

試論表詔
大小
諸集全題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五

十一代編

唐太宗
大學漢和
館珍藏印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樂

增修

鐵菴文安之

是正

妙疑蔣方馨

閱訂

賓宇張起鵬

梓行

太宗皇帝

諱世明高祖次子母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

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

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因名世民為人聰

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

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斃高祖

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歲葬昭陵○帝除

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躬親行陣戰無不克虛已受諫直

由漢以來未
之有

無不容四夷萬古所未及致者無不服從功德兼隆由漢
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
間慙德多矣

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

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上曰朕昔受

太宗不敢忘

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

文武之用各
隨其性

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

諫官隨宰相
入閣議事

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表擬唐諫
官隨宰相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官以諫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

謝表

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其失下事豈必盡能無失今使諫官得隨事

貞觀致治之
本

入閣議事唐制天子御使殿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即諫

耳目之任以
得人為要

胡政堂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雖然諫官盡知

表擬唐以
戴胄為大

更定律令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

表擬唐以
戴胄為大

校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

表擬唐以
戴胄為大

獻請改為加役流謂流配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以

表擬唐以
戴胄為大

戴胄為大理少卿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

表擬唐以
戴胄為大

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

國家所以布
大信於天下

間慙德多矣

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也陛下忿選人之

忍小忿而存
大信

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天下無冤獄

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

天下無冤獄

天下無冤獄○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

天下無冤獄

天下無冤獄○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

十一代編

唐太宗

賜絹愧長系
順德

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英王鼓舞
世

王守溪曰長孫順德乃無忌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素厚則當議故又於太宗起兵時擊屈突通討建成於黨則當議功又封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貴誠不可以受一賕而遽殺也太宗賜絹以愧之是不殺之殺可謂仁術矣厥後順德折節為政不通餉問遂為循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分天下為十道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日關內一日河南二日河東四日河北五日山南六日隴右七日淮南八日江南九日劔南十日嶺南○三月皇后

更宿
內省

即內外命婦親蠶書美重本也○命京師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

方矢喻治道

太子少卿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曠者辨之不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

太宗急於圖治

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雖欲不治得乎

太宗識弓未定

宗因識弓之未精而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眾而不自用此其所所以興也

工人借弓為諭

辨致堂曰工人之意借弓為諭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職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太宗愧於聽德之龜

六月封德彝卒德彝姦佞亡隋復以誤唐若其臣賊誦君又小人所不為者故綱目於其死也盡削其官以貶之獨不待

君子用人如器

他時黜削贈謚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而後知其罪也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

何故不復論
執
德彞言真得
大體

知一未知其
二
此修短之所
以殊
陳問唐太
宗與蕭瑀
論周秦修
短何如
太宗於是失
言

用秦之所以
與

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彞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遲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以問德彞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彞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以蕭瑀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反

范華陽曰太宗於是失言矣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豈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山東阜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謂有志於民生矣○宇文士及

杜淹為郎懷
道
懷道獨言不
可
當時何不自
諫

專任可以諫
木
世盤遣子入
朝

一言勝十萬
之師

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政事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杜淹乃如晦之族得參預政事以並宰相之權此殊恩也

而平生宦蹟無清白之名淹薦刑部外郎郎懷道曰杜幸江都有負太宗之寵任惜哉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屯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懸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

十一代編 唐太宗

治獄當以仁恕為本

崔公平恕無私

孫伏伽為諫議大夫謝表

為社稷生民之計

魏徵展盡底蘊

責魏徵不存形迹

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

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其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一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重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上益親魏徵徵亦自以為不世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

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

瞿心驚貌

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去

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

皐陶稷名棄姓姬氏契音薛姓子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

逢比干關龍逢夏桀臣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賜

絹五百疋

胡致堂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稷契皐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皐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語啓之矣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

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

必待忠臣苟其君復諫自賢其臣阿諛順言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

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

忠良一道

魏公過於

別

稷契比干易

地皆然

見形必資明鏡人君知過必待忠臣

言言世... 得失無惜盡

太宗時

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書此美太宗也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此四時選士之始也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官在得人不在多

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三百七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編舉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書不至則美之子翼親逢盛世其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嘗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所先者矣

子翼可謂知所先者

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士君子出處當適其時

尹遂昌曰士君子之出處當適其時以子翼之剛方能顯仕於無道之世而不能屈意於有道之世何哉是時君德方明羣賢彙進

子翼苟有志當世捨是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豈亦果以母老故歟

說補諫殺仁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劾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

天子以四海為家

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展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鴻臚卿鄭元璽還自突厥言於上曰戎狄興衰

不肯... 仁

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繼使其種落盡判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舉接鄭元璽策虜亡不過三年是時丁亥也後至已丑果三年而李靖師出太宗特不欲像戎耳

戊子二年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美慎也○關

內旱饑赦天下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郵民隱去夏嘗詔山東賑郵

太宗有志於民而非常特紀其災異也

養稷養者害

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啞啞夫養稷養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

頤利表請入朝

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

因突厥入朝而喜懼

中夏舊言中原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太常少

祖孝孫奏雅樂

卿祖孝孫奏唐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

樂表聖人緣物以

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

宗與社稷論樂何如

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樂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

禮樂有本有文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太宗果於非聖人踏拳石而輕泰山乎

民以穀為命
畿內蝗食稼也上入宛中見蝗擻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

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為民受

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詔非大瑞不得表聞書不得表聞則

太宗抑絕祥瑞有拒之之意太宗志在抑絕符瑞是以書法如此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

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

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

上合歡如腰鼓合歡會合歡適也腰鼓廣首而纖腰兩頭擊之聲相應和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

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天少雨

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

後所出三千餘人○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上

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

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太宗吞蝗

太宗抑絕祥瑞

白鵲巢於寢殿之上

瑞在得賢

毀巢縱鵲

祖尚才兼文武
齊文皇帝何如人

太宗不如文宣

魏徵善回人主意

魏徵從魏徵

佳鵲竟死懷中

長嘆中輟

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祖尚受命鎮撫交趾堅以疾辭甚失人上以祖

尚才兼文武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

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命斬於朝

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

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

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

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

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

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為之霽威霽止也上

嘗得佳鵲自變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鵲竟死懷中嘗謁

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

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十一月以王珪為侍

五花判事
中書機要之
司

中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
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
制鮮有敗事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
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
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范華陽曰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直言是以政亂而上下不聞太
宗詰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洽不可得也

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早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
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
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
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
輕儒察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閒居與珪語有
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媛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

漢世尚經術
此廬江王媛
之姬

管仲以為無
異於郭公

疏名屏風

表擬唐以
都督刺史
疏名屏風
謝表

縣令尤為親
民

太宗重守令
之選

此詔關於
敬

此宰相之職

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
討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按國語齊桓公
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
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棄
其所言之人謂齊桓公棄郭公之
父老而不用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

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詔舉堪縣令者上曰為朕
養民雖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
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

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特筆也
太宗此
詔其關於
風教大矣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

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已丑三年正月耕籍東郊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
書監參預朝政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

太宗青雲相
求賢
太宗能任相
以其職

為政莫若至
公
高類公平識
治休

引拔士類如
不及
臺閣規模皆
二人所定
房杜謀斷相
資

二人同心狗
國

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
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范華陽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
其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膠立李嚴於南夷

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類相隋公平識治
體隋之興亡繫類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

相也○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
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言不以己之
長律人欲人

皆能如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
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

齡善謀如晦能斷故此二人深相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惟
房杜焉○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司馬相浮
如作

唐世賢相推
房杜

太宗不没人
善
知藥姑存其
方

勉從以收益
身之用

人君兼聽則
明

人君兼聽廣
納
斯人不知大
體

華無用其今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

胡氏曰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没人之善使後世
有考焉雖係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
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
克勉從以收益身之用乎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
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其繇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

以成望夷之禍望夷宮在陝西西安府秦始皇所
建以望北夷二世嘗居此聽政梁武帝偏信朱异

以取臺城之辱臺城在應天府上元
縣梁武帝嘗幸講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

閣之變彭城閣在揚州府江都縣隋
煬帝幸江都與蕭后避暑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
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
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親之豈惟
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人主任賢則
萬事治

范華陽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
盼盼然防其欺是左右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

二王孰為優劣

太宗良憚天人

二人以忠直被委任

臣周為監御史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

饒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

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

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

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

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

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今推之未足裨

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

不問按綱目書以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下七段皆載太宗與三臣論治之要蓋太宗貞觀治道之所以盛者亦諸賢輔贊彌縫之力也歟○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徙順嗣也書自徒見太宗失尊奉推崇之典也○六月

以馬周為監察御史在平馬周在平縣今東昌府是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

何之家六月以早評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為

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

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

直門下省尋除書于冊見太宗勵臣以直門下省尋除書于冊見太宗勵臣以直門下省尋除書于冊見太宗勵臣以

○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漢紀一史籍之微耳特書于冊見太宗勵臣以

義而不以義而不以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

密表曰陛下久絕政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垂昔昔如其自

摺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後漢荀悅撰漢紀

極政極政○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

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

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

幾可雪前耻矣壬午鞞鞞遣使入貢鞞鞞北狄國名本號粟靺鞨姓太氏其先有舍利乞仲象者

陳便宜二十餘條

家客為馬周

常何知人

以漢紀賜李大亮

義而不以

密表曰陛下

摺乃是使非其人

極政

遣都督李世勣

皆受李靖節度

幾可雪前耻矣

唐太宗

度遼水附于高麗仲象死子祚榮立唐玄宗時拜為渤海王自是專稱渤海作榮死子武藝立號渤海靺鞨郡古肅慎地去京兆府東北萬里抵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相壽坐賊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

人皆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徇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

丁南湖曰周武王雖以王會為侈即以旅葵為戒蓋明王貴盛德不貴遠器也師古之為此圖不亦啓其君之遠器乎向使其不遇太宗而遇煬帝則此圖與裴短之西域圖不異矣

庚寅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在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東南即太夜襲定襄屬山西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忽至大驚

上遣鴻臚卿唐儉慰撫之靖引兵祖世會白道縣名謀曰頡利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軍何是惜險脫身得歸遂勒兵夜發世勦繼之遂大破突厥於陰山北荒之地東四十餘里草茂盛多禽獸匈奴依且其中漢武克匈奴乃置陰山縣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庫以開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書帛於漆竿上名為露布○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人可汗上曰我

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北狄在漢為單于在唐為可汗彼固酋長之稱也烏有為帝上之尊而可從其狄之號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辱莫大焉

太宗兼為夷狄之君太宗事不師占杜如晦卒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

范華陽曰太宗以漢東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取其名而受其

見公不見如

付託得人

上皇置酒凌烟閣

唐許臣議處突厥之宜

此安邊之長策

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初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太宗圖畫功臣於閣上酒酣上皇自彈琵琶起舞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且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頡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置其部落李百樂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雜散各置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此安邊之長策也温彦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

明鑒
上石天覆地
用彥博策處
突厥
先王辨族類
別內外

孔子美齊桓
之功
聖人之德戎
狄如此

順其上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捍蔽魏徵以為戎狄人而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仇也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還故土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諸胡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遂為檀裘之域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于幽靈諸州幽州今為順天府靈州即靈武郡今附寧夏衛屬陝西道其餘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范華陽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聖人之德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甚矣然則中

諸戎與公卿
雜處於朝

策問唐城
突厥詔議
區處之宜
顏師古李
百樂溫彥
博雅徵之
議各異太
宗不用考
博之策何
與

太宗不討林
邑獻火珠
林邑獻火珠
太宗不討林
邑

太宗不討林
邑
洛陽宮

國幾何不胥為夷也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胡致堂曰顏師古李百樂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
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
先意承志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
同處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操
雜華夷之謂乎

林邑遣使人貢南蠻國在夕州南千餘里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
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
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胡致堂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遂興兵革幾於危殆然林邑
表辭敢為不順以獻火珠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開還其
獻則是貪其實而甘其慢也

六月修洛陽宮上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
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欲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
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
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斲

張公論事有
回天之力
張公仁人之
言

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然
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
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罷役
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絹二百匹魏徵聞
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楊升菴曰玄素事太宗諫修洛陽宮至以禁糾煬帝為比是真臺
諫也繼事承乾遊畋不學則諫不見實友則諫醜德日聞則諫累
疏危言致使承乾遣戶奴搆之刺客伺之而其直烈不肯少降是
真宮僚也大承龍下愚不足責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修
此宮君子可不責其備乎

七月勅百司詔勅未使者皆執奏書此彰太宗無我之上問房玄齡

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
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文帝臨朝日昃未暇大雖性非仁

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祭不明

隋文帝何如
主

隋文帝何如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祭不明

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主意
 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
 天下賢才真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因勅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河從不盡已意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
 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故君人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不窮之
 君不能知人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
 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
 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厥後不得其道故亂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元元為西北道安撫大使野量頓曰
 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披中
 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
 有益州縣不堪供億不如罷之上從之○以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沉
 中國如本根
 欲懷遠者必先安近
 太宗逸而有成
 君人老如天
 運於上
 賢者得行其
 良
 臣以任職為
 明
 君以知人為

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除鞭背刑上讀明堂賦炎書
 人之五臟皆附於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
 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胡致堂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
 禁笞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
 刑法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
 世作為刑書唯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
 一蓋欲民之無犯也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有勸
 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
 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
 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焉
 大育年 綱目以宋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上之初即位也常與
 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
 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雖猶饑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
 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

太宗意所
 為法殊而居
 心一
 太宗
 英武神怒
 如何
 魏徵以為不
 可
 王政本於仁
 恩
 差問魏徵
 封德彝論
 治得失何
 如
 羊丁
 十一代編 唐太宗

帝王不易民而化
帝王顧所好如何
湯武身致太平

魏徵勸行仁義既效

仁義之效不旋踵而見
貞觀之治振古有光

太宗可謂能奪取舍

治天下在順

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顛項誅九

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

淳樸所變堯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

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

而無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不過三四錢

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羣臣曰此魏

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德彝元年六月已死發

明嘗太宗論治之初惟

魏徵言之也明惟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王之治仁義之效不旋踵

而見於四年之間而太宗又能歸功於勸行仁義之臣遂使貞觀之

治振古有光夫豈無白而然哉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

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

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故

治天下在順之而已

太宗從魏徵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天下

王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後歸美於下此近世

王所不及也

胡致堂曰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訥未甚夫魏徵言若果澆

訥難化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契已來觀之三代之時顧不及唐

虞之世固之文勝又不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

風俗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武常淳樸無有澆訥則結繩之治可以

易約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

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衆則氣薄而人澆淳漓一變而

後世誠不及古矣若夫入心之所以為入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

古無今爾爾無思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三錢外

能使人人有君子之行也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

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

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

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

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上謂侍臣曰

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

人主當獨運
魏徵勸偃武
修文

一喜一懼

房玄齡奏開
府庫甲兵

兵
蓋古守正不
阿

推恩紀劾奏
蘊古

策
享國久長之

策
令群臣議
封建何如

三代封建而
復又

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開

府庫甲兵遠勝隋世土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

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五年殺大理丞張蘊古前書殺盧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

者其失尤為甚也後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

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微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

蘊古貫在相州今彰德府屬河南道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

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

覆奏乃行刑○十月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

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羣臣議之魏徵

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李百藥以為勳戚

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

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

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

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按唐諸臣之議魏徵李百藥專主郡

並行不悖乃享國長久之策也

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上謂侍臣曰朕以

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

已訖又古者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

啖酒肉但未有著令乃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

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制自今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

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命門下

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上謂執

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

死刑五覆奏

行刑徹樂減膳

太宗勅群臣受諫

太宗不受康
國內附

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求內附
康國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南
依葱嶺其君長姓温名屈本支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
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
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於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

太宗知招來
絕域之弊
太宗足為後
世法

范華陽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與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其行

治國如治病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

治安不以為
喜

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懼

唯喜居安思
危

不終故欲素聞卿輩諫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封禪為帝王
盛事

壬辰六年正月羣臣請封禪不許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

魏徵獨以為
不可

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羣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

如
魏徵獨以為
不可

封禪者以功未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中國未安耶曰安矣四夷未服耶曰服矣年穀未豐耶曰豐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

崇虛名而受
弊宿草也

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扈衛也自今伊洛以東烟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魏徵不以其
事為非
惟柳宗元以
封禪為非

范華陽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諸儒之諛說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嘆哉

馬周諫避暑
九成宮

三月如九成宮書譏遠也不惟温清之多缺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

疏曰大安宮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

陛下居涼處也温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

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易宜速示返期以解眾惑

馬周所論月
穰一雞

楊氏曰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返是所謂月穰一雞者豈所以堯舜事君哉

九成之居自
止

胡致堂曰自古繼世之君得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事父致孝然後為憐周宜以此深啓帝心則太宗必聞言感動而九成之居不泥自止矣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公主嫁不悉書此其書何美從諫也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司

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

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

告皇后后嘆曰妾素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

重魏徵不知
其故
引禮義以抑
人主之私情

會須殺此田
舍翁

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

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廷上驚問其

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

悅按太宗勉强從諫未免好名之累會須殺此田舍翁帝憚徵之觸其所忌也屢矣至是乃敗露耳他日停婚作碑不自此而萌孽哉

○四月張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

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宴三品以上於丹青殿上從容言

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

護雄據西域突厥大臣曰葉護統其名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

疆盛以自滿也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讐豈不謂今日得同此

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

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

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

魏徵嫉媚

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嫉媚嫉通作媼亦媚也正

爲此耳徵再拜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

下卿宜悉加品藻品等第也文辭曰藻謂藻有文而辭亦達之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

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

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

戴胃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

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徵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言其論堅不可破也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移苟易

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

實多○上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

玄齡孜孜奉國李靖才兼文武溫彥博敷奏詳明魏徵耻君不及堯舜王珪確論建屋喻治道

之甚衆

此其所以難

人主不可以

有偏好

宴遊中亦有

可觀

君臣相與告

戒之意

表擬唐幸

慶善宮賜

成慶善樂

成賀表

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

解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此上皆丹青宴相告語之言

范華湯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尹遂昌曰盛治之世其施爲舉措自與庸主不同雖宴遊之中亦有可觀太宗丹霄之宴自他人視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談笑之間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

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

望清光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

之

九月如慶善宮在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唐高祖以舊第置之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

貴臣宴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賢

冠紫襜褕長袖漆髻屣履而舞進路安徐以象文德後號爲九功無取尚書九功惟鈔之義也使童子八佾爲九功

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

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任城王道宗任城今濟寧州太宗封從叔祖道宗為王

於此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

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

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臨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

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致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王守溪曰敬德始為劉武周將太宗遣道宗諭之乃舉地而降則敬德蒙道宗汲引之恩者也况又帝之尊族而可于御前毆之哉是故帝之責之也其保富貴之語何其恩之深而韓彭趙臨之言何其威之烈耶敬德于是悔過韜戢晚年謝絕賓客自養甚厚而享年七十有四帝之保全功臣可以迺百代矣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上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敬德拳毆道宗
韓彭趙臨非高祖罪

表擬唐以
陳叔達為
禮部尚書
謝表

叔達以謔言
受賞
當日之言為
社稷計

胡致堂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方則宜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而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癸巳七年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唐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樂曲號神功破陳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七德舞取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之義正月宴三品已上及州

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九功舞即功成慶善樂徵欲上偃武修

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諦審詳也○王珪

罷以魏徵為侍中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温彦博曰願陛下常如貞

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

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笑曰誠

有是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

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

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温嘗

魏徵不觀七德舞

此其所以異

君臣相親如
一體

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

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

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

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

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

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

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范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

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

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

人之才也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趨利就事而已王

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

可專用小人之才大夫有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

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小人乎徵之學駁

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代之治也

非才行兼備
不可用
太宗王者之
言
策問魏徵
才行之論
何如
王者敷求哲
人故能長世
魏徵學駁而
不純

造渾天儀書重象與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疎畧祖有赤道

造渾天儀

縱囚來歸

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赦死囚三百九十人去歲帝親錄
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
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信義行於君
子

歐陽公曰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

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此又君子之尤難者

也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

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

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太宗之為此所

以求為此名安知其縱之而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希免而縱之乎

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

其必來而縱之是上交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

上下交相賊
以成此名

心也吾見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

堯舜三王之
治本於人情

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

太宗不私外

日之恩能使之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

堯舜三王之

而可日縱之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其信義爾

治本於人情

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不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

太宗不私外

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

太宗不私外

情以干譽

太宗不私外

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

太宗不私外

十一代編 唐太宗

戚

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

今日之舉非私親

太宗從

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

策問唐太宗

私親也○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書此知太宗簡於事親也

上皇命突厥

于丹容殿

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

酋長馮益之子先益遣入侍故亦侍宴

既而

奉太上皇

置酒未央

宮得失何

笑曰胡越一家胡謂頡利越謂智戴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西夷入臣

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

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下皆呼萬歲

亦有至美而不美在其中

尹起莘曰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丹霄殿之類是也亦有至美而不美在其中者如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太宗自正位以來至於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太宗之簡於事親不繁見乎

太宗簡於事親

方正學曰太宗既平羣雄而盡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之功以誇示後嗣命將出師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起舞當其盛時自謂胡越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為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以起而唐幾於覆亡是納

太宗喜功之報

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毒餘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寧非太宗喜功之報耶

諭群臣諫太子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帝謂于志寧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

表擬唐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謝表

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左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

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于志寧曰志寧諫太子承乾累疏危言幾遭賜殺而不避穎達則有蒙國厚恩雖死不恨之語君子於是美太宗之任人美二子之盡職而怒承乾之不道矣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削官之例二某有罪削階有罪之辭也削某階無罪之辭也求巧匠且令試之則罪不在段綸矣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

造戲是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甲午八年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上欲分遣大臣循

遣使循行黜陟

魏徵不可一日離左右

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

窮之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以李靖為特進平章政事

李靖一代模楷

太宗有大過始此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模楷故不相違及

太宗罷聘充

華既而罷之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充華婦官九嬪

一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

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義帝謂徵曰群

人君以改過為大德

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謹

人臣以匡救為至忠

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自改過不吝見於仲虺之美成湯而後知人君○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中

魏徵能匡救其惡

牟承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中宮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

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

德參上言受賞

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

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

復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令容

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景帝于古罪人

乙未九年五月太上皇崩群臣請上進遺詔視事上不許六月群臣

復請聽政上許之

胡致堂曰漢文知吏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孝故事千古罪人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復古故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皆自致其心不搖於浮說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者使三君所為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所宜講修諒陰過密之制一正訛俗不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諸君且當時諸臣莫賢於魏徵耻其君不若

魏徵無諫

堯舜者於此亦寂無諫勸又况其餘乎安於常情徃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齷齪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可深歎歎

蕭瑀社稷臣

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純臣

蕭瑀遺眾孤

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惟陛下知其忠勁彘不遇聖明求免難矣按蕭瑀為後梁明帝子梁亡事隋更事唐非能不二心者以社稷臣許之不亦過乎况其賦性褊疎詆訕房杜諸公使不遇治平之朝欲自免難哉

太宗可謂能知臣矣

范華陽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丙申十年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荊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和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成聲

人倫之際易以失恩

胡致堂曰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蠻猶不可亡滅而况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困厄之義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魏

幽言方知理

人王發言何得容易

徵正色曰若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

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王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猶言下車非禮魏徵亦言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

為國者所深戒

所宜上曰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王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皇后長孫氏崩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

羊丁

十一代編

唐太宗

三

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
 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至是得疾篤與上訣時
 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
 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
 妾雖沒無所恨矣崩于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
 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範
 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
 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秋禁上書告訐者上
 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
 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太宗可謂明且遠為君為長之道

范華陽曰太宗欲聞正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十一月葬文德皇后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眾帝夜使宮

長孫后女則

此書足以為範百世入字不開規諫

失一良佐

國問魏徵獻陵之對何如

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帝手
 勅志玄曰中夜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
 念后不已乃於苑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
 之曰臣昏耗不能見上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在陝西三原縣乃唐
 高祖之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陳潛室曰長孫賢后固足以係帝之思然以獻陵擬之則一良佐之失孰若所天之尤不可忘乎帝於上皇不能篤終喪之制於后則眷念築觀以望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天下其孰能說之噫猶幸徵之能諷而帝之能悟也聞而泣泣而毀固徵納牖之力亦其良心之天不終民也歟

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甘棠俱西域國名朱俱波在葱嶺北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

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者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

匡其不逮耳○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饒宣州屬江東饒州屬江西

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

中國安而四夷自服

天子所乏非則

嘉言可以利

抵璧投珠

權萬紀言利
破點

唐定府兵之制

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
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也璧於山投珠

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銀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待我邪是日黜萬紀
使還家按萬紀冤殺張蘊古安劾房玄齡王珪已不足道矣又以銀
人謂足為狂倖利敗其君益何鄙也其後任齊王長史乃致支解投入園圍

輕言之戒云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更命統軍為折
果毅都尉折衝者所以折其衝也諸將定府兵更定名凡十道置府
總號曰折衝府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屬諸衛及東宮六率左右羽
龍武左右神武提要云 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
府以處兵衛以宿將

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即今總旗十人為火火有長
即今小旗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

能騎射者為越旗其餘為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每
歲季冬月十二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官與價直當宿

衛者番上更番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隨遠近以定番上之制遠疎近數皆一月更代也

府兵猶得寓
兵於農之意

兵制之善唯
府兵

東問唐太
宗定兵制

以治邊為
節度天下

之兵八百
餘府而在

關中者五
百其制之
得失何如

番易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
兵散于府將歸于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
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
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太
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

蘓頌演曰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州盡以治邊為節度府而
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
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
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
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
隙俟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
周諸侯外重之勢而易制從命將以擇其賢不肖之才內之府兵
有秦關中內重之勢而易制從命將以擇其賢不肖之才內之府兵
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
如唐制之得者也

丁酉十一年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
勅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房玄齡等受詔

珍玩不如得
此一言

羊丁十

十一代編 唐太宗

法有以出罪
為戒

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自張蘊吉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
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茂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
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
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兢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
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
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三月幸洛陽官上
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備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諸侍謹官吏臣恐
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親郡縣獻食
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于上
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就舍
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
侍臣曰煬帝作此宮死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

非公不聞此
言

太宗聞諫能
自責
以王珪為魏
王泰師

王珪以師道
自居
道以人倫為
至

王珪成國家
之美

治世之美事

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范華陽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念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歟

詔行新禮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致堂曰為人師者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主異慮而王珪訓言之方教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

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見婦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尹起莘曰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也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禮夫屈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此亦治世之美事也

詔議封禪禮秘書監顏師古等並議房玄齡裁定之封禪非古也自

人主以是為盛典

設洛溢

武踵於後人主遂以是為盛典人臣遂以是為美談其有卓然不感知其非禮者鮮矣今太宗始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惑者也 ○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時大雨穀洛二水溢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有天下不可不防其漸

馬周論府政

為子孫立萬代之基

侍御史馬周日被親御酒應詔言變生有自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皆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

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

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來豐穰匹絹得粟

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悉之務故也此一段

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

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京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隋

帝徙都洛東都亦為國家之厠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

人有餘方然後收之不可疆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

貞觀之初親所履行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

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此一段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選用

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

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

未安殆由於此此一段重守令之選甄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

長久之計不必遠求

百姓治安在刺史縣令

京官補外任

太宗重守令之選

白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讓邪則思正已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誦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

魏徵諫十思

鑒形莫如止水

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又曰文中子王通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况又內懷姦宄乎故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水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

勉以誠信符

君子不能無

小過

立直水而疑

影曲

疏諫比常弦

比弦常二國魏劉廙曰常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故佩弦○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上拔劍斬豕尚書唐儉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悅為之罷獵按太宗以英武之資削平海內

逞雄心于一獸

如反掌故每每馳騁田獵以泄其殺伐之雄心使其
嘗經性敗如漢高積苦兵間如先武則無是失矣 ○十月以武氏

為才人始也 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胡致堂曰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必簡求有德不專以
令色取也武氏賢淑未聞而資質之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為之游

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微乃原於此貞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

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水之

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洛溢入宮陽德不兢陰氣盛長為戒明切

而帝不能鑒觀咎徵謹慎防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緣一美

婦人而致國家破壞 幾無遺種也借哉

戊戌十二年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二月詔曰隋故擊鷹郎將堯君

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謂前途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

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皇孫生宴

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

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力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

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 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今

隋堯君素蒲州刺史君素實表歲寒之心

表擬唐賜房玄齡魏徵佩刀謝表

房玄齡魏徵佩刀謝表

功何如政事何如往年

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
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

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

蘭陵公主園直百萬以其諫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

隋資位於隋朝之資級也時選者咸集有諫陛下欲誅之納戴胃之

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阜南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惠之雖

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三月

著作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命有益於民者史皆書

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

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五月

承興公虞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

行一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

世南聖德論

表擬唐虞
世南上聖

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親其始未觀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春秋常事不
書
世南未知孔
子之教

胡致堂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于册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則矜誇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耶

表擬唐以
馬周為中
書舍人謝
表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確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

馬周會文切
理
一字不可增
減

駢靡令人忘倦按唐書周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後遷中書令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冲天必假羽

表擬唐賜
中書令馬
周飛帛書
謝表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帝靈章非王佐才曠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也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者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馬周王佐才
不逮傅說呂
望

許石城曰貞觀將相皆唐舊臣絕無節義惟馬周竄仕於唐遭遇太宗忠藎累疏一言孝歲上皇二言觀事宗忠其餘莫非陳善閉邪犯顏觸忌之語史氏譏其不逮傅說呂望是責備賢者耳然但論貞觀之臣則周之出處純乎無玷者也

人所短必
有所長
履至無所短

以霍王元軌太宗弟為徐州刺史元軌好讀書恭謹不妄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惟之元平曰人有

時人羨其有
玄齡自領度
支

所短乃有所長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巴亥十三年加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

創業與守成
孰難

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羨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度支戶部屬官

掌天下租賦物產歲
計所出而支調之

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

福亂生於所
忍

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角校其力而後臣

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後與

吾共安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

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

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此言四海之

范華陽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永寧公王珪卒按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者始隱居與房玄齡村如珪善珪李嘗曰汝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母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上謂敬德曰人言才汝貴不疑

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疲瘁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

女妻之敬德曰臣妻雖陋想與其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乃止○詔停襲封刺史太宗間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

罷之是天未欲古制盡復也惜哉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

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

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

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縻之惡已彰縻乞職反左傳晉士鞅曰樂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縻之惡已彰

福

敬德解衣投地
古人富不易妻

千載一遇之
主

子文之治猶
在
樂縻之惡已彰

刺史與遷徙
不殊
古今通義

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驕公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

何棄之外州乎胡氏曰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擊封九方

其後亦置黔南州出刺史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為官奴制並地聖人心事固非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

小才近智所能窺也使立社於其國也邪乃詔停之封建之議師古為得

古聖人不得
而廢
國時制宜以
變其民

致太平而興

封建與天下
共其利
封建天理之
公
聖人不能易

意
封建非聖人

策問太宗
詔宗室
封刺史當
時君臣之
議何如而
先儒柳宗
元范氏與
夫胡氏之
說果孰簡
耶

夏則應

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上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
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
為盛

胡雙湖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俾臣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之言然漢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及法三代之治詔聖臣
議封建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部議以
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益未嘗詳考古制而論聖人不能
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稱宗元之論聖人不能
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
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而存之則唐虞之變洪水懷襄民無
所定武下之變更立制度以為師尊乃畫壤裂土修明侯甸之法
不能因時又曰諸侯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聖制侯
地六師移之及大逆不道然後勅真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
王未萌之惡及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
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宰有難諸侯或擇位以開猶與也
為天下所共宗也五伯雖疆大猶且擯夷狄以尊載天下之共主周
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名而欲廢天下之廢也宗元
又曰易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弱商故不致變易
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
六國五代廢封建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

天下自秦

伯夷為盜跖
之事
飛廉有比干
之忠

聖人所以息
爭
帝王之法孰
不可行
行封建先自
井田始
范氏感於宗
元之論
魏徵陳十漸

魏徵陳十漸

大者公天
而為盜跖
之忠也一
食祿采地
聖明公卿
患乎材之
伍而不見
堯舜禹湯
之田使民
主自治不
之患內無
曰封建之
下之利以
封建為爭
之長而秦
獨封建也
先自井田
不可用於
不以二帝
則又何嘗
五月早詔五
上疏極言曰
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乃外今萬里遣使市索
下自秦如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
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鄰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
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
以盡其封城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自立于天下夫子
必得其人况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七側陋之揚何
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則雖有良古悉沈于民
庸矣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
亦足矣帝元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
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
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疆暴侵陵徼弱不立
庶土衆民者秦則無之矣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
法大道之公也若秦則無之矣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
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氏講之不詳乃以
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何三代封建
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漢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
二帝三王之法豈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
始范氏亦感於宗元之論今之法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
今人後世之法豈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
三王善政良法為則
於稽古而建築事哉

表擬唐魏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初養民之勞响民如子不輕營為

疏表一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驕勞役則易使此不克終

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

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於君

子也恭而遠之小人也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

作無益而今難得之價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

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聚賢舉

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

好今志不克固晨出夕返馳騁為樂此不克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

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

此不克終八漸也初致上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兵兵間

罪遠齋此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無一亡去今疲於

徑役關中勞弊怨離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皇

煥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較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

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巨所以鬱結長嘆

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為屏

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復賜徵黃金十斤

疏馬十四匹○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

事參知政事之名如此○太史令傅奕卒奕精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

僧能咒人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

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僧咒奕奕不覺僧偈仆而死奕不信佛戒

子勿學佛書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以行于世又有僧言

得佛齒所擊輒碎觀者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

惟羚羊角能被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明至可為而不為

唐以十漸疏

列為屏幃

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庚子十四年二月詣國子監

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詣而無釋奠之文所以志其簡也

儀禮唐幸國子監觀

是日上幸國子監觀釋奠

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曰用上

命祭酒孔

穎達祭酒孔穎達疏

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

大徵天下名

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

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於是四方學者

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

百濟扶餘之後國在高麗西南

新羅高昌吐蕃

東南高昌西域國在京師西四千餘里吐蕃所羗之屬

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

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

孔穎達撰定五經疏義

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范華陽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上修之於家而後升之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存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觀矣然愚所以明人倫為學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知其可也

亦未知其可也

郡縣四夷

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唐地南極於海西至焉

音

域國

南盡林邑

南蠻國名

北抵大漠皆為州縣

太宗郡縣四夷以續一統之貪然戍守艱難不踰三

年而即

○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

時戊寅律以辛亥為十一月朔淳風表稱古曆分日

自答悔

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傳仁均減餘稍多子

○以太常卿常

挺為封禪使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

前書議封禪也此書封禪使甚訊之也後星字太微詔罷

○十二月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以其在東宮數諫諍也玄

玄素深以為

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戶玄素深以為耻諫諍大夫

褚遂良上疏以為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置賢皇儲

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戚於廣坐自

陳往事一無所隱

辛丑十五年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不書請婚而書嫁和唐也唐世以是為德戎之長策皆太

宗貽謀之不善矣

○命太常博士呂才刑定陰陽雜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

孫伏伽自陳

唐世德戎長

呂才刑定陰陽雜書

表優厚天
常傳七呂
才進則知
陰陽雜書

表

祿命不驗
著明

訛偽尤多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序順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

世巫覡巫覡能齋肅事鬼神者妄分五姓各屬五音如張王為商武

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

僻者也叙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

合漢光武時彭寵李通鄧晨鄧禹岑
彭賈復吳漢等皆南陽貴士也今亦有同年同喙而貴賤懸殊

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

下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

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

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可葬戊

午日下晏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

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

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奴巫妄言遂擇地選時以希富

論以爲確

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竟爾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

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按呂才所定陰陽

唐史不以列於方技傳者何哉才以經史之正理關陰陽之邪○起

術蓋聖賢之徒也史氏不混為天福淳風之黨可謂良史矣

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書起復議也當時非有金革之志寧遭母喪

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

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

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遣職方郎中陳

大德使高麗致太宗征遼之舉者大大德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

德也故具官以讓之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及歸言于上上曰高麗本四郡

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范華陽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宣帝德澤以懷遠人而以賄遺詭詐為開講失使人之禮矣

大德大使臣
之體
表擬唐以
李世勣為

兵部尚書謝表

年今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李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丘文莊曰秦築長城以備虜延袤數萬里役死百萬人唐太宗以一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而衛千萬人之命其過于長城遠矣

壬寅十六年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以書議寵遣也泰好學司馬蘄

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大開館舍門

庭如市至是上之尊嫡之志此其漸矣○以岑文本專知機密國家機密凡腹心大臣皆與知

之梁書朱异掌機政唐書岑文本專知機密皆譏也○上曰朕為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

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

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六月詔太子

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賢如太宗乃過愛其子至詔有司用物勿為限

制此見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也夫六典之書可用尚多太宗未

能奉行一二乃獨取其不會之說以閉乃子於過惡之地此則不善

用聖經之過也○按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會○九月以魏徵為

惟王及斥世子之膳不會謂不會計多少也

子太師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

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恨而行之未免私

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斂小殿

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

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

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

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

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范華陽曰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太宗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

危疑之際依違而已卒之身沒見疑謗人得以問之借哉

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上問魏徵比來朝臣殊不

李世勣比長

一人當千萬

魏王泰上括地志

魏王門庭如市

太宗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

太宗不善用聖經之過

魏徵為太子太師謝表

魏徵構室謝表

國家何事最急

忠直無如魏徵

宗廟社稷之福

十一代編

唐太宗

三十八

禹拜昌言良為此
北所近何營

魏徵駁論貢

循逐良謀成
高昌

河西中國之
慶心

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
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
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
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
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
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
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西突厥
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
地褚遂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灰亡者眾設
使張液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十粟之用終當發曉
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
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為

太宗知士及
之佞

忠臣從義不
從君

御薛延陀二
策

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是悔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
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十月郅公宇文士及卒上嘗指禁
中樹下愛之曰此嘉木也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
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謝曰
群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
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取帝意乃解
范華陽曰大禹曰向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曰佞人殆何也彼
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忠臣則從義而不從君
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古之佞者其始未必有悖逆之
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故終至於弑君而亡國人君可不遠哉
羅豫章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
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則善無所勸未若不知
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未若不知之為愈雖然武帝
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
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許嫁非請也無故而許之無故而絕之帝
失大矣故下書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
突厥部落也本匈奴別種先與薛種
雜居磧北後叛延陀部而有之故號屬
婚皆譏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失信也
十一代編 唐太宗

疆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
 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
 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會契苾部落執契苾何力以降薛
 延陀何力投佩刀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廷因割左耳以
 自誓上聞之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即命崔敦禮使薛延陀許
 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自是得還後隨伐高麗累瘡力戰
 又與薛仁貴定鐵勒九姓○唐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高祖入
 關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有聲迹至是坐賊當死上欲宥之曰
 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今朕私仁弘而欲赦之是上負於天也乃降手
 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
 三也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癸卯十七年正月鄭公魏徵卒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由
 太宗保三鑑

何力心如鐵石
 公主妻薛延陀

法者人君所受於天

手詔三罪

太宗保三鑑

功臣於凌烟閣

策問唐太宗圖功臣於凌烟閣何如

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
 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
 得失此三鑑字綱目作鉉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圖功臣於凌烟閣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
 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
 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
 勣秦叔寶等於凌烟閣按凌烟二十四人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弘化也惟長孫房杜諸公甲兵以開國謀謨以保邦功雖大小不侔亦可當茲選矣獨恨李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宗侯君集張亮躬為反賊死有餘罪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此宋儒所以譏其務言而無實也
 ○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
 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一廢一貶兩棄不立太宗可謂善處矣初太子承乾喜聲色
 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
 釋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

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太宗第九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秦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目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

太宗不以大器私所愛太宗可謂能遠謀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然能割愛斷思曷若於初而謹之哉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

表擬唐太宗與長孫無忌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李世勣謝表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

剪髮和藥

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

托孤無以踰公

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

流泣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上謂侍臣曰朕

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

太宗遇物誨太子

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

君從諫則聖

奴太子治小字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

無忌固爭以為不可

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

良守身貞王

良王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

此不可以不戒

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吳王

此危矣高宗立方四年而竟與荆王元景高陽公主等皆無忌構之悲哉○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

生復悔恐如

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

仁恕實平文之德

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按無忌

居輔相宜援立英果以安社稷乃擁護晉王為私圖富貴之計未幾困於誣罔竟被誅絕則向之所以自備者卒所以自禍也

胡致堂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當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

無忌當其甥

乃聽無忌而舍吳王
至是則不可易矣

太宗不欲增

薛延陀來納聘詔絕其婚書病其失信於夷狄也○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素還請於懷遠成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成兵能威絕域者也

范華陽曰太宗之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臣下而已其始不欲增成而卒親征之不為其小而為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胡致堂曰太子奉冢嗣之案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日撫

車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東宮有兵則至禍亂承乾謀○高麗蓋蘇文逆其事未遠又使太子知兵馬事太宗其未之思歟

弒其君懼討遣使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部鼎之類

春秋桓二年宋督弒君以部鼎賂公

不可受也上從之因責其使以弒逆之罪○踣魏徵碑

綱目書踣碑不言其故則

譏太宗為初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才請以君集為僕射可知也

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

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

此部鼎之類

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

所撰

碑太宗從諫非出於中心之誠如須殺田舍翁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待而發故身沒未幾謂新處行此其所以輕於作

碑畧無留難者也

歐陽修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虐身沒未幾稍謂遠行始徵之諫累數十萬餘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未免故曰皓皓者易汗峴峴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亦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二代遺直

直

太宗欲自觀

房玄齡上高祖今上實錄上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

朱子奢諫

策問房玄

齡等剛高

相今上實

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

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

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鵠叔牙以存魯季友慶父皆魯莊公弟也公有疾問

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季友對曰臣以成奉般公虎般立慶父弑之季友奔陳魯立閔公慶父又使人弑之季友以信公適邾慶父奔莒乃立僖公求慶父於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

浮辭直書其事范華陽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蓋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

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主執紼不敢不記黃門

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

監前代為元

太宗三行

史官備記善惡

古者官守其職

空相不與史事

書六月四日

季友鵠叔牙以存魯

進善人共成政道

洎言是微君心而全臣職

太宗親征高麗

天下猶一身

兩京心腹

四夷身外之物

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范華陽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何畏乎史官之記邪劉洎之言足以微君心而全臣職矣

楊氏曰洎之言善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耳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雖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違如此則亦何可掩乎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新羅東夷辰韓種也遣使論之時新羅遣使言高麗以兵絕其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論之蓋蘓文不奉

詔使還上曰蓋蘓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李世勣勸上伐之上欲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曰天下猶一身兩京心

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一旦棄金湯金言其堅湯言其熱

堅固也之全踰邊海之遠以天下之君擊行遠舉臣之所深憂也上不聽

范華陽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所虜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論將何如於今名將三人還家有憂色受吊不受賀

劉洎諫辨語臣下

劉洎說言

太宗飛白答劉洎

甲辰十八年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

非大勝則大敗矣○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奏文本馬周為中書令文

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貴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吊不受賀也○上好文學而辯

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計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

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敷易通作揚答受天之命而備賜之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

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上

飛白字體也白通作帛歸田錄曰凡飛帛以懸畫象物形惟畫最難工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墮入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董中峯曰劉洎能諫帝之辯詰臣下可謂剛果矣帝於是重洎命輔太子監國洎對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厥後以斯言賈禍被大臣譖成蓋始以剛果進而竟以剛果亡也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讓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

然曰業許事既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范華陽曰自古無事之時常患諫之難入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太宗求諫其自意於防未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

太宗有意防未然

人苦不自知其過

陳問太宗而舉羣臣得失何如

岑文本不負於物馬周直道而言

張亮依人

君臣以道相與

君臣有朋友之義

遂反上譽之

武功文德臣等將願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

等乃曲相諛說朕欲而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

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終兵攻戰

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

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

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法儒緩急不可得力岑

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持論恒據經義自高不負於物劉洎性

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

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

正每為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范華陽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但以分相使而已太宗微聞過而無忌納諫以諒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遂良有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管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甚焉

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

管詔親征高麗書親征雖足見師出有名之上至洛陽前刺史致仕

鄭元璠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

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上聞

程名振善用兵詔問以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上試責

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

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

○武陽公李大亮卒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

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一將之智存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墮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

故太子承乾卒書卒何子存厚也

乙巳十九年正月帝親征高麗發洛陽封比干墓二月至鄴日為文

思對忘拜

名振奇士

李大亮有上

慶周勃之節

一將之智存

餘

祖光武昭

烈魏武唐

文皇人品

何如
光武昭烈才
德俱優

規模建立
在漢高範
闕之內

仁貴所何無
敵

為將如此何
如

駐驛山
太宗如馮婦

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胡致堂曰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短長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闕之內
 三月車駕至定州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延壽惠真二人並姓高南都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勅諸軍齊出奮擊諸軍鼓譟並進會
 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
 其眾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
 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
 曰駐驛山即首山也在遼東都司城西有唐太宗駐驛於其顛數日勒石記功因改為駐驛山
范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猶思逞志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戰終於勇敗而已至於一戰而克於其智能誇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帝攻安市城不下以遠在早寒草枯冰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

太宗喜得仁

勅後在不使

有是行

遣使祀魏徵

復五製碑

具危思直臣

太宗所以為

賢

殺侍中劉洎

賢

良諧劉洎

之事何如

勅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
 者朕不喜得遠東喜得卿也○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仆碑書美
 也
 亡以征高麗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
 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范華陽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湯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夫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十二月殺侍中劉洎洎之死出於太宗一時之忿也故綱目 初上將

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
 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諫上以其妄發恠之及上還

不像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諧於上曰洎言國
 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

上以為然詔賜自盡孫甫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諧也然洎之行洎有諫大臣之對及太宗不像則

遂良王魏之

人主以禮義

勅勅諸部為

雪耻除兇

為詩勅石靈

泊初無是語遂良不應以此諧之蓋遂良後諫廢立被譴姦人從而
諧之故泊于誣寃李義府助之遂良諧泊之言當本於此又貞觀實
錄許敬宗頌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諧泊之事安可信乎
胡致堂曰遂良王魏之亞豈肯諧人者而泊又南臣遂良以何事
言之邪然大宗殺泊甚遠大臣亦不聞有諫警者何也太宗盛意
伐高麗挫屈而歸怒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諧者觸其諱惡是
故雷震霆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心志使氣合太和
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丙午二十年正月帝還京師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帝曰安

之後急於雪耻師出無名故綱目謂高麗書伐餘皆書擊所以譏其遷就也遣使江夏王道宗薛萬徹招

諭勅勅諸部薛延陀曰回紇曰骨利其酋長皆喜請入朝回紇等

十一姓各歸命乞為州郡上大喜詔曰朕聖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

廟略已戒延陀鐵勒百餘萬戶委身內屬請同編列混元以降殊未

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復為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

古勒石於靈州

范祖禹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比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纜肉屬白以為開闢以來未有

靈以為戒不

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

主日不為樂

也殊不思中國之與夷狄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為郡縣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耳太宗矜其功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不聽瑀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刺史○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上謂長孫無忌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人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亦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曰昔者由事二親時嘗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千鐘食菽藿為親負米不可得○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遼左之伐不得志

尹遂昌曰以文觀之生已全劬勞而罷宴樂誠美事也以實推之太宗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回往往有不自聊賴之意故劉洎張亮皆以小故被戮而勅勸請更之事布告海內亦欲以此遣諸胸中而終不能釋然也由其銳於好勝無理義以養其心故耳豈不深可惜哉

褚遂良論玄齡之勤

幸房玄齡第美其能念功也玄齡常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

義旗之始翼贊聖功

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

之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

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舊勲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

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

在陝西西安府南郭外玄齡勅子弟

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

丁未二十一年正月申書高士廉卒○五月如翠微宮初上得風疾居京師盛暑

命脩終南山廢宮為翠微宮

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

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亦命以官故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若馬周起布衣詔命於監察御史裏行是也

以裏行

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

師且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惟無二人名詰之師且

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

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按胡氏謂太宗於皇甫叅則欲加以罪於張昌齡則欲賞之官以見在位日久

古聖王慎終如始

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日新又新之德太宗蓋有愧焉

王師且與裴歐異代同心

蔡虛齋曰夫文章關世道盛衰而上之取士尤當崇雅厚而黜浮高第寧不樹後進者之赤幟耶師且知貢舉黜之與裴行儉歐陽公可謂異代而同心矣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

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皆曰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

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

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嘗棄其所短取其

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

及此止由五事

二人終不成令器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賢不肖各得其所

五者所以成功
五者謙謙之志

李緯美髭鬚

魏徵諫立巢刺妃

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以李緯為洛州刺史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鬚上遽改除洛州刺史○骨利幹西夷國居翰海之北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去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曛許云反日入也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立皇子明為曹王明巢刺王妃所生書之以見太宗之濟倫也明母楊氏巢刺王元吉之妃也太宗弟婦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羸自累累玷也左傳辰辰羸也信十七年晉太子圍於秦秦以羸氏妻之二十二年子圍逃歸是為懷公故羸氏

魏徵諫立巢刺妃

歲二十三年懷公叔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蓋乃止重耳姪婦也今巢刺王妃乃太宗弟婦故魏徵以辰羸為喻以明繼元吉後

范華陽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蔡汝周文武而下全德之主誠難哉齊桓之姑姊妹晉文之展羸漢高之肥母昭烈之吳后惠之張后唐文皇之明母大德之累不少矣

甲申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

審言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

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太宗帝範之作可謂悉備矣而獨不以女寵為戒者豈其好色之心有所諱言

次厥後高宗立武后幾傾唐室蓋國家之禍出於人主之所諱言者大抵然也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

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于前宮

室臺土上高曰臺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不遠致行遊四方供頓煩

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筆造區

夏猶言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然功大過微故業不墮汝無我之

帝範賜太子

宗賜皇太子

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求古哲王為師

太宗不罪言者

者

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
可不惜哉○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

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嶽凌霄山

尊者曰五嶽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四海直地納汗藏疾左傳川澤納汗山數藏疾

無損高深志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

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中書令

馬周卒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結骨俟利發入朝結骨其國人

皆長大赤鬚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

兵三十餘年疲斃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

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窮法盡焉編戶盡為編戶乎○如玉華宮上云玉華宮務令

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萬計徐惠妃即孝德次女太宗之賢妃也如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禮八歲自曉屬文及長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贈為文無淹思帝益

徐惠妃諫征討骨緒

重之貞觀未拜賢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音丘茲西域國翠微玉華二營繕相

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戶浪圖未

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

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

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奇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

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

之

太宗非盛德之主
一事可為王助法

胡致堂曰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所以躬

政隆平者惟勉強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師法然魏徵既死則直

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晚節益自矜良臣諫不休

營繕相繼房諸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宮度乃能勤思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時太白屢畫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
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

譚記殺君羨

行酒令使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上深惡之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音道信自言能絕粒辭也疑佛法君羨

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羨坐

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

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

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

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

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

無遺類矣上乃止隋以疑似而殺李暉然卒無益於事太宗所親見

在宮中反乃求之

遠外果何謂耶
丁南湖曰太宗之女寵未嘗不以忠諫而止也故盧江美人將納矣而止於王珪女戎之諫藥刺王妃將后矣而止於魏徵辰虜之諫茲欲求殺武氏此除亂保邦之策過王魏必能贊襄之矣李淳風願欲自神其術養虎遺患而力沮求殺之令子謂武氏之立僉

可謂約自

以李世勣許敬宗為恨不知禍根乃在術士之一言然則術士可不誅哉

司徒梁公房玄齡卒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

事惟東征未已群臣不敢陳吾知而不言必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

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

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音塗地獨不足愍音乎向使高麗違

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

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東報仇豈非所

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儻蒙錄此死且不朽玄齡

宗起民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上自

疑精切如此所引夾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贖矣

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謚曰文昭按玄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

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務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

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房杜可謂名相

房杜持家美效之君

宰相所以代天

李世勣有智有餘

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

漢祖祖詐之術

以術騙李世勣何如

固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各宰相矣然求其所以致治之蹟殆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英國公李世勣衛國公李靖持衆美效之君此其成令各者也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太宗之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弗避如世勣世巴酉二十三年以李世勣為豐州都督初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豐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范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為賢耶則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耶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黠彭之徒祖詐之術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于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衛公李靖卒○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

無忌盡忠於我

至治之君不世出

太宗比迹湯武

太宗致治幾成康

隆唐有夷狄之風

漢之治過於唐

遼東兵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詔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功○八月葬昭陵○九月以李世勣為左僕射

說女主武王而太宗殺疑似之男子不察宮中之武氏致使久疾之時宮人雜亂於太子之前太子晝夜不離側亦得晝夜近宮人以承武氏而太宗過計令李世勣受太子起用之私思遂贊立武氏以應秘文豈非天耶

歐陽修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為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

程伊川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故其後世子第皆不

金問程伊

用謂漢大

綱正唐萬

目舉何如

關雎麟趾之

意安在

太宗有志有

才有效

為政得失

其詳可得

開敷

太宗假仁

可使玄宗纔出幸肅宗便篡肅宗纔即位末王璘便反君不君臣
不臣故藩鎮不宿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
大綱正唐萬目舉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治乎曰關雎麟趾之
意安在

曾南豐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不
得與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
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
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致者莫不服
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得
失如此

鄭榮陽曰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囚至五覆罪至三訊除
斷趾禁鞭皆然一旦乘怒遽斬張蘊古等寇盜甫平首開文館樂
奏破陣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志伐高麗死猶不忘陳師合
止拔士論意輕房杜則斥之嶺表然聽褚遂良疑似之譖而討劉
洎親平建元吉之難可以鑒矣而寵秦雙恪幾危嗣位知謹刑
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黷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讒知斷恩矣
而復牽愛故曰

太宗假仁者也
范華陽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才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
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
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
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胡致堂曰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強納諫自漢以後
一人而已顧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初讜言交致則治安之効著

太宗以仁勝
殘
太宗才畧優
漢高
太宗所以致
貞觀之治

自漢以後一

人

魏徵以諫諍

爲已任

太甲成王豈

有是

貞觀之治幾

三代

千古英雄之

將

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處仁遷義成王之懲
忠後豈直倍獲哉當時以諫諍爲已任而爲太宗所畏敬者莫若
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纜問太甲成王豈有是邪
伊周能使太甲成王爲商周賢主而猶不能使之爲湯武則魏徵
格君與太宗所就止
於如是無足怪矣
陳潛室曰光武太宗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
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五終

十代編唐太宗

續編卷之廿五

五十二

